

戎政典第一百五十八卷

兵略部彙考五十六

後晉

高祖天福元年五月高祖以河東節度使起兵九月戰於太原十一月卽皇帝位 按五代史晉高

祖本紀清泰元年五月敬瑭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瑭於道敬瑭

殺帝從者百餘幽帝於衡州而去廢帝卽位疑敬瑭必反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

謂其屬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檄諸鎮外

求援於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等共以爲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爲明宗嗣廢

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鴈門與唐兵戰

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約爲父子十一月丁酉皇帝卽位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

漠蔚朔雲應新嬌儒武寶州入於契丹 按唐廢帝本紀清泰三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

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副戊申先鋒指揮

使安審信叛降于石敬瑭己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於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秋七月戊申克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於石敬瑭八月戊午契丹使梅里來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於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於晉安戊申如河陽冬十月壬戌括馬籍民爲兵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爲行營都統丁酉契丹立晉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於契丹甲戌契丹及晉人至於潞州丁丑至自河陽

按漢高祖本紀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爲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於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與左右格鬪而死知遠卽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廢帝入立高祖復鎮河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兵

知遠與桑維翰密爲高祖謀畫贊成之高祖卽位於太原以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

世俗謂勇猛爲操刺錄其本語

無大故勿棄之

按桑維翰傳晉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

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
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
按張敬達傳廢帝疑敬塘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塘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塘因此遂反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塘求救於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塘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塘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鐙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

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圍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互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壘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達降契丹

天福二年六月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遣楊光遠討之按五代史晉高祖本紀天福二年六月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丁酉傳箭於義成軍節度使苻彥饒丁未楊光遠爲魏州四面行營都部署秋七月甲寅戌將奉國指揮使馬萬執苻彥饒歸於京師命殺之於赤岡乙卯楊光遠爲魏州行營都招討使壬申楊光遠克博州三年九月己酉赦范延光按范延光傳天福二年六月延光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

達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

天福六年冬十月安從進反以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討之十二月安重榮反以杜重威爲鎮州行營招討使討之按五代史晉高祖本紀天福六年冬十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先鋒都指揮使郭海金及安從進戰於唐州敗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天平軍節度使杜重威爲鎮州行營招討使戊戌杜重威及安重榮戰於宗城敗之按安從進傳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

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鄧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敕十數通授鄧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鄧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於市而斬之按安重榮傳重榮之將反也其母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簾竿龍口仰射

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之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
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其冬安從進反
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
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
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於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
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草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
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
擒之斬首以獻按杜重威傳安重榮反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
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引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
引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
重威成德軍節度使

出帝開運元年夏五月李守貞討楊光遠降之按五代史晉出帝本紀天福八年十二月甲寅平

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反淄州刺史翟進宗死之開運元年五月戊寅李守貞討楊光遠十二月丁巳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按楊光遠傳出帝卽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卽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邪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沒有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濬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刼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

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於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闔馬於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

開運三年十二月張彥澤犯京師契丹滅晉

按五代史晉出帝本紀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

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歸德軍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契丹入鴈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於契丹至於鄴都不得進而復壬午前靜難軍節度使李周留守東京景延廣爲御營使乙西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於澶州契丹屯於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於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於契丹二月戊申前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於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北平敗之三月癸酉及契丹戰於戚城契丹去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於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爲武定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己未馬全

節及契丹戰於定豐敗之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八月辛丑朔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德軍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於七里烽敗之冬十月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副招討使閏十二月契丹寇恆州二年春正月陷秦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於榆林兩軍皆潰辛酉高行周爲御營使乙酉北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庚戌馬全節克秦州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契丹諧里戰於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於陽城敗之追奔至於衛村又敗之夏四月戊寅勞旋於戚城己卯勞旋於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三年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於契丹丙寅契丹寇邊己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爲副秋七月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於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於朔州敗之冬十月辛未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己未

杜威軍於中渡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於淖沱敗績死之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
叛降於契丹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 按桑維翰傳出帝卽位召拜侍中
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
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寔理初
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
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悉用親舊爲之維翰
權勢旣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譏之帝欲驟黜維翰大
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
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
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
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
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

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票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按景延廣傳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於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

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
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
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
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鹵於戚城高行
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
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
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
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
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
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置妓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
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
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數千雜晉軍渡

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鹵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按張彥澤傳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鹵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鹵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遽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於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鹵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前鋒至中渡橋已爲

鹵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鹵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啟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

爲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輪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邇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
出三手指軍士卽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
未與卽劫取之彥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
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
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 按王清傳開運二年冬清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
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鹵軍其北以相拒而鹵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樂
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
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鹵戰敗
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 按杜
重威傳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
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折屋木以供饔餼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濘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
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鹵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